

還魂記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二十七 卡德蘭／原著・曾斌明／譯



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二十七

還魂記

卡德蘭／原著・曾斌明／譯

還 魂 記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②

著 者	卡 德 蘭
譯 者	曾 斌 明
出 版 者	明 遠 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
	電 話：H 6 1 6 6 8 3
發 行 所	明 遠 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
	電 話：H 6 1 6 6 8 3
印 刷 所	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
	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
定 價	港幣6元 外埠美金1.5元
初 版	1 9 8 0 年 4 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*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第一章 一九〇四年

娜妮亞·密爾頓走到溫波街後，腦海裏立刻浮現出在這條街上住過的伊麗莎白·白綠蒂，以及她終年纏臥的病房。這位可憐的摯友，就絕望地躺在那兒，日復一日地想着自己罹患絕症的命運，心灰意冷地苟殘餘生。直到羅伯·勃朗寧突然出現的那一天開始，她那了無生趣的天地，才再度燃起生命的火燄，那消極陰鬱的心靈，也再度歡愉地光輝起來。

親愛的！妳可知道，我有多愛妳？

讓我打個比方，

我的深情就像我心靈一樣深邃、遼闊。

娜妮亞引着幾段愛的詩句，來形容他倆的戀史。她心裡揣度着，如果自己也處在白綠蒂那種狀況下，是否也會愛上像羅伯那樣的男人。

「假如，」她想：「有一個像羅伯·勃朗寧那般純情的男子，出現在我眼前，要求我和他一同前往義大利，我是否會答應他，和他一道走呢？」

想到這裡，娜妮亞不自覺從心底笑了出來，因為她了解自己絕對沒有伊麗莎白·白綠蒂那股堅決的勇氣。

「世上並沒有屬於我的羅伯·勃朗寧。」她告訴自己：「我必須實在一點，別老是胡思亂想，趕快去找工作。」

是的，「工作！」她現在所需要的就是工作。「工作！」這兩個字似乎一次又一次不斷地縈繞在她腦海。她自己也知道目前的經濟狀況愈來愈糟，惟有工作才能解決。但是自己卻仍然改不掉胡思亂想的毛病，老是冥想著虛幻的世外桃源，脫離實際的現實生活。母親在世的時候就常為此喝責她，但她依然改不過來。

事實上，以她過去的家世和社會地位，生為千金小姐的她並不需要工作，即使是家中的瑣碎事情，也有佣人代勞。她只要待在家裡，乖乖地陪著父母等著出嫁就可以。自從父親病故，母親相繼病倒之後，家中所剩不多的積蓄，大多花在醫療費上，根本無法再僱佣人，她甚至還得到外

面工作，掙錢維持生活。想到錢，令她內心感到無比的困惑，令她對未來感到無比的恐懼。

她心裡很明白，母親在世的時候，她已將最後一分錢都花費在母親身上，當時她以為，只要能使母親早日康復，只要能保住母親的生命，再花多少錢，又有啥關係。誰知道，金錢仍然買不通死神，依然救不了母親。

在聖安東尼亞醫院的那段漫長歲月裡，她根本沒想過，失去母親後孤單地活在世上會是什麼樣子？她當時一直執著地以為母親會戰勝病魔，繼續活下去，更相信自己對上天的祈禱會得到滿意的答覆，對將來她一直充滿樂觀與信心。因此，面對母親的逝去，頓使她整個世界破碎了。

如今證明了她的樂觀只是愚蠢的人為了逃避現實，而自我塑造的虛幻樂園。她的空想夢想被殘酷的事實整個擊碎，把她活生生地帶回現實。

娜妮亞不斷地冥想着過去，她的潛意識告訴她，自己走過了頭，早超過要拜訪的溫波街五十五號，眼前是七十七號了，她就掉頭走回去。

回程中，她又忍不住聯想到羅伯·勃朗寧去看白絲蒂的時候，走在溫波街上的情景。

她猜想當時的羅伯·勃朗寧臉上必定充滿興奮，腳步飛快地趕著，因為他急於見到伊麗莎白，希望能立刻和她在一塊。

我愛你！親愛的！我一生一世都深愛著你！

我的眼淚爲你而淌；

我的微笑爲你所賜；

——即使上帝選擇了我，

我仍然只愛着你！深深地愛着你！

親愛的！

娜妮亞以爲伊麗莎白必定作過類似的情詩；因爲死神那麼接近她，她的腦海必定時時吟喃着這首小詩，來堅定自己的愛。

但是，她怎能如此肯定自己必能逃離死神的掌握！她怎知時空無情的變遷，幽冥相隔，她依然能顧及羅伯，依然深愛着他呢？這些都是娜妮亞再怎麼思索也得不到的答案。

現在，她終於找到了溫波街五十五號。

娜妮亞扶著鐵軌式的扶步步上石階，走到醜陋的暗綠色大門前，仔細地端詳了一下，發現門上有一個開得頗大的信箱口，一個用來敲門用、笨重的銅製懸錘。

「我來這裡可真是浪費金錢。」娜妮亞心裡想道：「這一趟至少得花上一先令，甚至兩先令，這費用我實在很難負擔得起。」

她猶豫了。她應該走嗎？

她覺得自己的身體頗好，根本不會有啥毛病。

可是自己已經答應賀里奇醫師，回倫敦後一個月，一定要來這裡找皇家醫師約翰·柯呂奇爵士作一次身體檢查。

「我相信妳絕對不會從妳母親那兒感染到肺結核。」賀里奇醫師用生硬的英語說道。

「我遵照你的吩咐，做了應做的預防。」娜妮亞答道：「除了在戶外，我從未和其他病人在一塊。」

「妳一直作得很好，密爾頓小姐！」賀里奇醫師同意的說：「也許我可以如此說，妳可以做爲其他病患家屬的榜樣，有一些病人的家屬經常令我的工作更加麻煩。」

「我會永遠感激你對我母親的照顧。」娜妮亞對他說道。

「要是妳母親能早點來這裡接受治療的話，就不會死的。」賀里奇醫生歎口氣說道：「密爾頓小姐，妳或許不知道，每當我失掉了一個病人，內心的難過，很難用一般言語來形容，不過對於妳母親的病歷，我覺得她似乎求診得太慢，來我這裡接受治療時，她的肺部早已極端惡化，即使我們瑞士的空氣新鮮，也很難治好她。」

「媽媽還很年輕。」娜妮亞很自然的答道，就好像在自言自語，「應該比較容易康復的。」
「應該是的！」賀里奇醫師答道：「如果她能早一年來找我，我就有信心治好她。」他停了

一會才又說道：「不過，我想，我還是對妳實話實說的好，密爾頓小姐，妳母親並未和我好好的合作，妳該知道，假如一個病人願意活下去，也就是說，她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，那麼她求生的意志力比醫生開的任何特效藥都有用。」

「是的，母親自從失去父親後，內心非常痛苦絕望。」娜妮亞答道：「他們在一塊的日子是那麼幸福美好，有一次她悄悄告訴我，失去了父親，就好像失去了生命一樣，她覺得活在這世間已沒啥意思。」

娜妮亞說著說著，禁不住內心的悸動，連聲音都有點發顫，醫生只好改變話題，關切地問道：「現在我們只關心妳，不知道妳對將來有何打算？」

「我要先回倫敦。」娜妮亞答道：「自從父親死後，母親便將貝格維亞的小房子租出去了，不過此刻正好沒人租，房子是空的，我想先回倫敦看看房子，過段時間再說。」

「我很高興聽到妳的計劃。」賀里奇醫生說道：「密爾頓小姐，說實話我們大家都喜歡妳，因此極不願聽到妳孤孤單單的無處可去。」

「謝謝你們的關切，請你們不用爲我擔心。」

娜妮亞表現得似乎很樂觀，實際上她的內心並不如此，當時她並不知道父親留下的錢已告罄，直到她回到英格蘭，才被那可怕的事實震嚇住。

「有件事我要妳答應我。」賀里奇醫生說道。

「什麼事呢？」娜妮亞即問道。

「我要妳答應我，回到倫敦一個月後，一定要到我的老友，約翰·柯呂奇的診所去做一次身體檢查。當然在妳離開這裡之前，我也會爲妳做一次詳細的身體檢查。」他停了一會才又說道：「現在我也要坦白地告訴妳，妳住在這兒已快十二個月，所接觸的大多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如今仍是絕症的肺結核病人，因此我只好不斷地檢查妳的身體，以防止任何感染。」

「你肯定將來必會找到治癒癆病的方法嗎？」娜妮亞幾乎是叫著說。

「我們一直在實驗，希望能早日找到那方法。」賀里奇答道：「但是目前，我自己實驗出來的治療方法還算最有效的。這並非大多數同業者對我的讚譽，而是大多數健康情況改良而走出這裡的病人給我的證明。」

「是的，每個人一提到你，無不讚譽你的醫術高明。」

「不過我也有失敗的時候，妳母親很不幸的就是其中之一。這也就是我爲什麼要妳答應我再度接受身體檢查的原因。也許妳不但得接受一個月後的檢查，或許還要不斷的檢查達六個月之久呢！」

他看了一下娜妮亞的表情，又補充說道：「我絕不是在嚇唬妳，相反地，我還敢絕對地自信

，妳絕不會從妳母親或其他病人感染到癆病，我只是覺得，預防要比治療來得好。」

「好的，我答應你。」娜妮亞答道。

「約翰醫生爲妳作好檢查後，或許還會要妳去看他，接受其他檢查或治療，妳可也要聽他的話啊？」

娜妮亞馴服的點頭答應。

她想，她將母親送到這昂貴的聖安東尼亞醫院，本來就不是她們的經濟所能負擔的，但是在當時這裡卻是救活母親生命的唯一指望，因此她根本不考慮金錢問題便到這裡來。

不過由於父親過去也是個醫生，因此賀里奇醫生特別以低廉的收費，慷慨地爲母親治療，並照顧自己，當時不知羨煞多少病人。也就是說賀里奇醫生對她們母女真可說仁至義盡，如果自己在這節骨眼，還不肯答應他，在情理上，實在說不過去，也更顯得自己的無知與不通人情。

經過內心的一番掙扎，娜妮亞才伸手按右側的門鈴。當她按到鈴子的時候，發現鈴子上面貼着一張字條，寫著：

「門鈴故障，請敲門。」

她只好抓起門中央那笨重的銅錘，在門上用力敲了兩下。

靜靜地等了一會兒，她聽到腳步聲由遠而近，好像是走在大理石地板一樣，不一會門便敞開

來。

原先她以為開門的必定是佣人，沒想到站在她眼前的卻是個身着黑色禮服的紳士。他的衣服畢挺，黑色蝶形領結別了一個珍珠領夾。

「我和約翰·柯呂奇醫生約好的。」娜妮亞怯怯的說道。

「啊！妳是密爾頓小姐吧！我正等着妳，請進！請進。」

「你是約翰醫生？」

「是的！我就是。」

娜妮亞走了進去，順手帶上門。

「我的佣人到外面吃飯去了！」他似乎知道她因為自己來開門而感到困惑，解釋道：「其他佣人也都感染了流行性感冒，請假休息。每年的這時候，這種病總是很流行。」

「是的！是的！」娜妮亞很敏悟地答道。

約翰醫生領着她通過走廊，來到一間可以看到後院的房子，這裡的擺飾是娜妮亞最熟悉的——一間典型的診療室。

房裏有一張皮面大書桌，桌前有一張硬梆梆的椅子，診療床靠着牆放，以一塊布簾半遮著，還有一個放著一大冊一大冊醫學書籍的書架。

此外還有一張覆蓋著白布的圓桌，上頭放著一些奇怪的儀器。

「請坐，密爾頓小姐。」約翰醫生自己坐到書桌後，向娜妮亞說道，並打開一信封，娜妮亞瞥見那信是由賀里奇醫生從瑞士寄來的。

約翰醫生拿起眼鏡掛在鼻樑上，打開信仔細的閱讀着。

「賀里奇告訴我，妳母親死於肺結核。」他說道：「他還要求我為妳作一次身體檢查，看看妳有沒受到感染。」

「我離開聖安東尼亞醫院之前，賀里奇醫生也為我檢查過。」娜妮亞道：「每次的結果都是完全正常，沒受到感染。」

「他在信中也是這麼說。」約翰醫生以一種略帶訓斥的口吻說道，好似責怪她不該預知他正要說的話一樣。

停了一會兒，他才又說道：「很不幸賀里奇仍然無法救活妳母親，我覺得很遺憾。」

「他已竭盡所能醫治我母親了。」娜妮亞答道。

「是的，他盡了一個醫生的本份，誰也不能要求他更多。」約翰爵士繼續說道：「好吧！小女孩，現在讓我來為妳檢查身體。請先到布簾子後面，換穿放在那兒的長袍，躺在床上，然後再通知我。」

娜妮亞遵照他的吩咐，走進布簾裡。她先脫下那件素色的外衣，那是她到瑞士之前買的，並不很貴。先把外衣放在床邊的椅子上，再脫下襯裙和內衣，再穿上放在床尾的長袍，那是專供病人求診時穿，是毫無款式的亞麻絲製袍子。

她並未耗費多少時間，便換好衣服躺到床上，頭下枕著硬梆梆的枕頭，她向約翰醫生說道：「醫生，我準備好了！」

約翰醫生沉重的走進來，將布簾拉到一邊，令大窗子透進來的光線，能充分的照到她躺的床上。

「我想妳大概十九歲吧！密爾頓小姐？」

「是的，快二十歲了。」娜妮亞答道。

事實上約翰醫生並未等她回答，即將聽診器塞進耳內，他到底有沒有聽到她的答覆，實在很值得懷疑。

「快二十了！」娜妮亞心裡想著：「但我卻沒搞出什麼名堂來，甚至也沒獲得什麼資格文憑。」她唯一可以告訴人家的事實，就是自己看了不少書。

父親經常鼓勵她看一些他自己偏好的書籍，不過大多是古代的歷史書。母親經常批評說，那些書籍對現代實際生活並沒多少用處。

「我應該學一些速記，或者打字的工作，不該再看那些古希臘、羅馬的歷史。」娜妮亞心裡告訴自己。

過去她看到父親辦公室裡的秘書們所使用的打字機，總令她覺得非常神秘，現在她才後悔當時沒去了解它，學習如何使用它，而平白失去學習的機會。

父親去世時，她才十七歲，由女家庭教師到家來上課。

「我絕不允許女家庭教師和我們住在一塊。」父親嚴厲的說：「而且我也反對女孩子到學校上課，帶回滿腦子的獨立思想。一個女人的事業應擺在家裡。」娜妮亞心想，如果現在她擁有一個溫暖的家，父親的說法的確非常的正確。

「請妳反過身來，我要聽聽妳的背部！」突然飄來約翰醫生的聲音，她按著他的吩咐，翻個身，即刻感到冰冷的聽診器按在背部細膩的皮膚上。

「這不知又要花去多少錢？」她想：「來這裡真是有點浪費時間和金錢。」

「密爾頓小姐，妳可以換衣服了。」約翰爵士說完這話就走了出去。

密爾頓小姐等他將布簾拉好，即下床換穿自己的衣服。

她的身材纖細，只穿着一件非常輕便的胸衣，並不需要穿緊身衣來維持身段。事實上她的腰圍比標準的十八吋還來得小。她知道以時髦的觀點來品評自己的外形，的確消瘦了一點，但她並

不在乎。

「妳得多吃一點，親愛的！」在瑞士的時候，母親常對她這樣說：「妳真認為長途散步對妳的身材有些幫助嗎？」

「可是媽媽！我實在不願意只坐在那兒，無所事事呀！」娜妮亞回答道：「我喜歡到處走走，這裡的山好美，我多麼希望妳能陪我走走通往森林的山徑，那裡充滿了神秘，常令我回想小時候最喜歡聽的仙女奇譚。」

「是的，妳小時候最喜歡聽那些故事了。」密爾頓夫人帶着微笑說道。

「我記得妳跟我講了一個關於一群住在松林深處的恐龍的故事。」娜妮亞繼續高興的說道：「到現在我仍相信那是真的呢！」

母親看她煞有其事的說著，禁不住笑出聲來。

「妳應該來自大海。」母親也感染她的天真說道：「這也是我叫妳娜妮亞的緣故。」

「來自大海的女郎！」娜妮亞朗聲說道：「也許我和大海有點親屬關係。我從沒到過海邊，實在沒機會去感受那一點，因此我也不敢肯定我是否真的來自海洋，不過現在我卻覺得，我應該屬於這美麗的青山。」

「只要這些崇山峻嶺不令妳厭煩就好，我可愛的小女兒。」母親喃喃說道。

「妳放心！媽！我從不覺得厭煩。」娜妮亞真摯地答道，的確，她答的確是實話。

她帶上帽子，用兩支別針小心的把它繫在髮上，然後拉開布簾，走到約翰醫生書桌前。

約翰醫生在一張紙上寫著，她看到那張紙上頭寫的是自己的名字。

「我有些話得告訴妳。」他邊寫邊說道：「恐怕會令妳非常難過苦惱。」她聽醫生說了如此嚴重的話，整個心似乎快停止跳動，身體上的每根神經都繃得緊緊地，她立刻問道：「到底是什麼事呢？請您快告訴我。」

「妳並沒感染到剝奪妳母親生命的癆病。」他說道：「不過事實上妳的生命卻只剩下三週了。」

返回伊頓坡道小房子的途中，娜妮亞一直不敢相信約翰醫生所說的話。

當時她的腦子似乎一片空白，不懂得如何思考，只是不斷的告訴自己，那絕不可能是真的。

她坐在出租馬車上，楞楞的看著車上的乘客，心想如果告訴他們，她剛剛接到自己的死訊時，他們會說些什麼？

約翰醫生宣佈她的死訊時，她實在被這突如其來的事實嚇壞了，情不自禁地張大雙眼，瞪著他，喉頭似乎被人掐得透不過氣來。

「很抱歉，我不得不告訴妳事實。」約翰醫生繼續說道：「我敢向妳保證我的診斷絕對正確